



穿軍裝的姑娘

納·切爾托娃著

左海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穿軍裝的姑娘

納·切爾托娃著

左海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穿軍裝的姑娘

〔苏〕納·切爾托娃著

左海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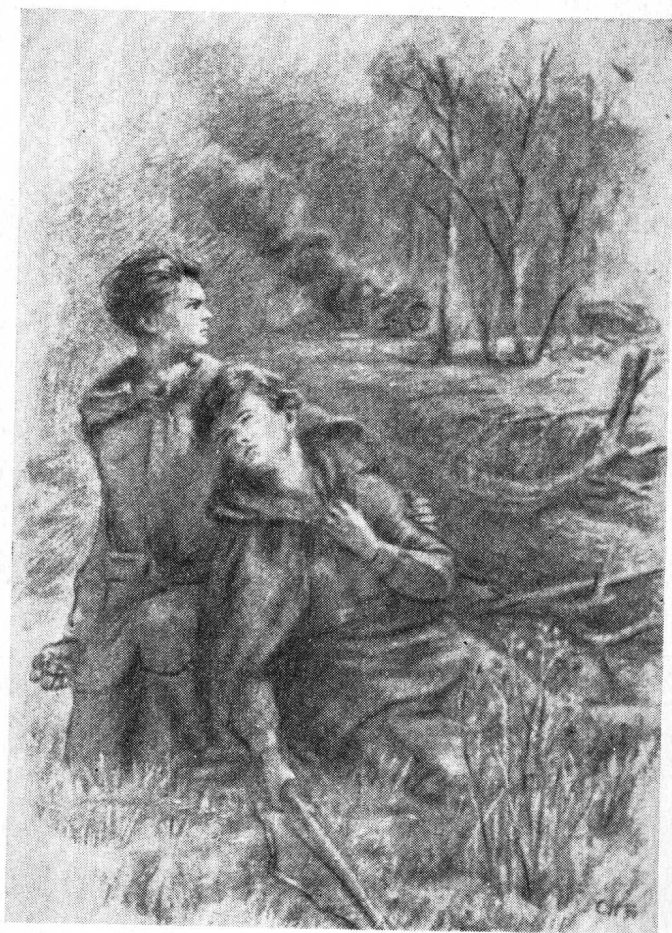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11印張 1冊頁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價(4)0.98元



內 容 提 要

娜达莎·柯芙紹娃和馬莎·波里万諾娃是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中的两个女英雄。“穿軍装的姑娘”就是以她們的英勇事迹为基础而写成的小說。

在法西斯匪軍迫近莫斯科的日子里，苏联首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組織了民兵师。民兵們经过短期的訓練，开到莫斯科郊区前綫上去与正規軍并肩作战，奋勇保卫首都。

本書的主人公馬利娜和薩莎也参加了民兵师，当了狙击兵。她們是好朋友，同一天参軍，同一天入党，同在一个团里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彈尽援絕，散兵綫上的战士們都牺牲了，她們也負了重伤，但她們仍然坚守陣地，在敵軍迫近时扔出最后一顆手榴彈，与敌人同归于尽。她們牺牲后，苏联政府追贈她們为苏联英雄。

在本書里，作者用朴質的笔法真实动人地描写了莫斯科民兵师的英勇事迹的一个侧面，刻划了两个女英雄奋不顾身保卫祖国的光辉形象，她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我国青年学习的。

Н. ЧЕРТОВА
ДЕВУШКА В ШИНЕЛ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献 給

苏联英雄

娜达莎·柯芙紹娃

馬莎·波里万諾娃

主要人物表

瑪利娜·奥尔洛娃——莫斯科民兵师第二团的狙击兵

安娜·費多罗夫娜·奥尔洛娃——瑪利娜的母亲

瓦尔瓦拉·瓦西里叶夫娜·奥尔洛娃——瑪利娜的外祖母,安娜的母亲

卡杰利娜·奥尔洛娃——瓦尔瓦拉的大女儿,安娜的姊姊

安娜·馬克西莫夫娜·奥尔洛娃——瓦尔瓦拉的甥女,安娜·費多罗夫娜的
、表妹

薩沙·庫茲聶卓娃——莫斯科民兵师第二团的狙击兵

謝苗·伊凡諾維奇·庫茲聶卓夫——薩沙的父亲

瑪特烈娜·雅柯符列夫娜·庫茲聶卓娃——薩沙的母亲

亚历山大·尼柯拉叶維奇·伊林——莫斯科民兵师第二团团长

符拉其米尔·伊凡諾維奇·魏斯涅克——第二团政委

彼得·伊里奇·克拉符欽柯——民兵团第二团党委会書記

伊里雅·彼特罗維奇·鮑勃罗夫——第二团參謀长

費佳·特魯欣——伊林的副官

拉謝維奇——第一营营长

波路宁——第二营营长

比魯克——第二营政委

富尔采夫——軍医

索菲雅·聶娜謝娃——医助

阿辽沙·彼特罗夫——民兵

維尔涅尔——民兵

根納季·綏尔佐夫(盖那施卡)——民兵

謝辽查·密德威杰夫——民兵

席尼雅·柯伐略夫(大席尼雅)——民兵

席尼雅·伊凡柯夫(小席尼雅)——民兵

克拉娃·廖勃采娃——民兵

伊凡·普罗欣——民兵

瓦夏·聶波姆涅希赫——民兵

(为了讀者閱讀方便起見,書內人名都尽可能作了簡化。)

目 次

一	告別	7
二	保卫莫斯科	22
三	初次行軍	34
四	莫斯科近郊的夜晚	50
五	宣誓	64
六	斯大林和我們在一起	93
七	信号是“暴风雨”	110
八	这儿还不是前线	125
九	棚屋	143
一〇	霍尔米謝夫城	157
一一	春天来了	183
一二	重炮队	202
一三	夜战	219
一四	在烏拉尔	230
一五	往事	244
一六	信退回来了	261
一七	庫茲聶卓夫一家	268
一八	树林里的歌声	282
一九	最后一顆手榴彈	300
二〇	在大后方	317
二一	人民是不朽的	335

一 告別

早上就在下雪，后来又下着冷颼颼的斜雨。风吹落了树上的殘叶；那潮湿的、褐色的殘叶，有些鋪在寬闊的、还没有打扫的林蔭道上，有些粘在銀光閃閃的、飽鼓鼓的防空气球上，好象一块块褐色的补釘，还有些落在高射炮兵的肩上和草綠色的鋼盔上。

当市民疏散調查处問訊处的工作人員安娜·費多罗夫娜·奥尔洛娃从雕花的高高的波克罗夫卡門走出来时，林蔭道两边还有一小块一小块融雪。她稍稍站了一会，翻起大衣領子，用灰色的眼睛注意地沿着街道瞧去，接着又看了看荒凉潮湿的林蔭道。

在这个阴冷的十月里的早晨，莫斯科的一切都跟平常不同了。市民过着不安的、紧张的生活。

各报第一版用大字通栏排印了动员号召：

“在严重的危險面前，我国的全部威力，人民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卫祖国！”

“一切为了前綫，一切为了胜利！”

“殘酷的法西斯匪帮企图侵入我国的腹心，冲向莫斯科。我們一定要阻挡和击退死敌！”

“大家起来保卫莫斯科！”

“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战到最后一滴血”。报上表揚了西綫抗敌战士的功績。第二版上登滿了各种通訊，报

道各个工厂迎接十月革命节的劳动竞赛。有一条短短的消息說，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莫斯科附近击落了十七架敌机。有一篇短評中講到了好几千个莫斯科人报名参加工人营，出发到各防綫去。苏联情报局在早晨发布的战报中一再提到激战中的維雅茲馬城和布良斯克城。晚上的战报以簡訊結束：我軍在連續的頑强战斗以后，撤离了維雅茲馬。

国防委员会公布了莫斯科戒严令。首都的全体劳动人民一致响应号召，要遵守社会秩序和保持鎮靜。間諜、特务和其他的敌人的走狗一概就地枪决。

斯大林签署了这个簡明的命令，其中每一行熾热的辞句都等于說明严重的危險已經迫近莫斯科，临到了祖国的头上，并說明对胜利应当抱着坚定的信心。胜利是沒有問題的，不过胜利的日子还远。

战事失利的不幸的日子，在慢吞吞地过去。希特勒军队已經逼近首都。

尽管時間还早，街上的行人已經很多，很嘈杂。軍用載重卡車隆隆地飞驰着，濺滿泥浆的木炭小汽車急促地按着喇叭。一队队兵士默默地跨着整齐的步伐在街上走过。挤滿了人的电車在拥挤的波克罗夫卡門里慢吞吞地开过去，好象上下班的时候那样。

节奏明朗的歌声冲破了这里的喧嘩和軋軋的声音，冲破了尖銳的电車鈴声：无綫电里正在播送皮雅尼茨基^①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真是怪事：这种具有农村风味的、好象来自遙远的童年时代的輕快的、跟这紧张严肃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相称的歌声，使安

^① 皮雅尼茨基（1864-1927）是苏联音乐家，俄罗斯民間歌曲收集家与活动家，功勋演員。

娜·費多罗夫娜想起了今天还有两件重要而痛心的事情要办。她要送女儿瑪利娜上前綫去。她自己今天也得离开莫斯科……

她用粗大的手掌在脸上一抹，象要赶走不快的念头似的。

她要赶走这些念头并不那么容易。再过三四小时，瑪利娜就不在莫斯科了。晚上，她自己也要跟同事們到喀山車站乘軍用列車动身了。

昨天晚上她才接到命令，要她把私人的东西收拾一下。整个早上她一直打算收拾，不过沒有成功。她拿起这样，放下那样，無論如何收拾不起来，不知道什么該带，什么不該带。要离开她曾經度过不幸的青年时代和把瑪利娜撫养大的老家，心里是很难过的。

此外还有一个固执的念头：在哪种情况下才应当离开莫斯科……

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她能离开莫斯科嗎？敌人已經站在大門口的当儿，每一双有力的手，每一顆忠实的心，这里都是需要的。

不过命令总归是命令。

安娜·費多罗夫娜和她的同志們应当把大量的記錄卡片从莫斯科带走，这些卡片里包含着多少被战争的风暴拆散的苏联人的希望啊。

这一切都是正当的事情，是履行責任，是必須做的事情。

可是她的心里还是同样的痛苦。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怎么能离开？

前綫离开这儿是那么近。要是瑪利娜得到一天甚至几小时的假期，回到这間毀坏了的空房間，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留下来，那怎么办呢？唉，这一切多么叫人放心不下……

有人把編組工人营的那个学校的地址告訴了安娜·費多罗

夫娜。她对这支军队的概念，一般來說是比較模糊的。最近一个时期，白天和睡不着觉的夜晚，安娜·費多罗夫娜跟很多莫斯科人一样，是在頻繁的空袭声中，在奔走和兴奋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不錯，瑪利娜事前已經告訴过母亲，說工人营是首都各区人民响应莫斯科市委書記的号召而組織的，同时她还提到了一个在莫斯科布尔什維克中最受爱戴的人的名字。志愿軍是去保卫祖国的，因为对他們說来，祖国这个名詞的概念，首先就体現在莫斯科，在这些亲切可爱、而現在却变得这么阴沉肃穆的街道上，在值得紀念的各个廣場上，在克里姆林宮的那几顆已經罩上皮套的紅星里。

瑪利娜也編在工人营里，現在安娜·費多罗夫娜就是去跟女儿見最后一面。

她又着急，又怕过分慌张，因此尽量把思路集中。“应当經得起考驗，”她自言自語，“要永远經得起考驗，要象苏联妇女應該做的那样，要不辜負老共產黨員的称号。我沒有权利垂头丧气。”

安娜·費多罗夫娜脚下一滑，几乎跌倒。心里慌得卜通卜通地乱跳。不管你想什么，也不管你怎么打算，現在是动身以前最后一次瞧見瑪利娜了。以后就要长久地分开。……誰又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所有的母亲都在送儿子參軍，可是她却在送自己的女儿——唯一的女儿……

安娜·費多罗夫娜走得气急了，就停下来打算透口气。一个穿着沙沙发响的雨衣的男人无意撞了她一下，她又差点儿跌倒了；今天她的两条腿直发軟。

“不要紧，”那个男人对她道歉的时候，她淡淡地回答，終於回过神来了。不，讓我們的儿女們上前綫去吧，否則是不行的：敌人已經站在莫斯科的門檻外面了……

她的脸部表情显得那么呆板，她走进了学校的院子。

在宽大的院子中央，战士们排成长长的一列。他们彼此肩挨着肩，站得很整齐。灰色的蔽耳帽和蓝色的短棉袄使他们象军人一样，彼此没有什么区别。防毒面具、背囊上的麻布带挂在棉袄上，特别引人注目。不过他们排在一起，终究跟普通的军人有些不同。安娜·费多罗夫娜又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战士们站得不整齐，而且拿枪的姿势也不大在行。

安娜·费多罗夫娜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留心地、焦急地顺着队伍扫视过去。瑪利娜在哪里？为什么她不在行列里？

母亲看到右侧一个闊肩膀的大胡子，目光安詳而和藹，于是她立刻产生一个念头：“他不是工人就是工长。”站在他旁边的那些人跟他很相象，全是粗壮結实的中年工人。安娜·费多罗夫娜在他们中間注意到一个人：高顴骨，黑皮肤，黑眼睛，有着很別致的厚眼皮，这大概是巴什基里亚人。还有一个闊脸盘的、沉着的蒙古人，不知是雅庫梯人还是布略特人。他旁边是个矮小結实的亚美尼亚人，他的富于表情的、充滿热情的脸显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啊呀，我的老爷子，这里真是民族大团結啦！不过最多的还是俄罗斯型的脸——灰眼珠，有胡子的，沒长胡子的，善良而鎮靜的，高顴骨的……

安娜·费多罗夫娜的視線又急急地向前移去。旁边还有一队青年，冻得脸儿通紅。其中有个瘦高个子，額上复着一束薄薄的金发，浓密的睫毛下的眼睛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气，凝視着安娜·费多罗夫娜。在他的生气勃勃的脸上，这时的表情显然是奋激中带有隱忧。

安娜·费多罗夫娜的視線从这个青年身上溜过去，又急急向前看。

她怎么一下子沒有想到往左边瞧？女同志都站在那边！瑪

利娜大約也在那一伙里。母亲把手指輕輕地捏得响了一下。……人数真不少！瑪利娜也在里面。她立正站着，大約老早就在瞧着媽媽，而且在对她微笑。灰色的蔽耳帽微微歪在一边，鬓边露出柔軟的褐色鬚发。

母亲对女儿点点头，又把手指捏得响了一下。現在要告別了。直到現在，安娜·費多罗夫娜才注意到近旁还有一个老妇人，生着一张和善的脸，脸上露出怕冷的样子。这个老妇人大概也是个母亲。只有两个母亲来送战士。……

安娜·費多罗夫娜心里充滿了忧愁，她怕自己支持不住会哭出来。从远处看来，她的瑪利娜是这样矮小，瘦弱得和孩子一样！瑪利娜旁边站着一个女人，闊脸盘，大眼睛，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气，比瑪利娜整整高出一个头。“好同志，”母亲在心里对她說，“好同志，請你在那边照顧照顧我的女儿吧。……”

安娜·費多罗夫娜为了減輕自己的忧思，就尽量細細地瞧着那一排人。她看見許多姑娘年紀全很輕，穿着寬大的棉制服很不灵便。一个戴着眼鏡、完全不象軍人的矮胖男子，似乎是率領这一队姑娘的。“他是医生，”安娜·費多罗夫娜猜測着。

她的眼光又在女儿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她看見瑪利娜脚上还穿着平时穿的那双便鞋，上面套一双胶鞋，不觉怜惜地想：“她会冷的，等会儿……”

現在她的瑪利娜长大了，她那唯一的、可爱的小鳥儿长大了，伸展翅膀，要从窠里飞出去了。……不过做母亲的尽管发愁操心，又哪能会不感到眼前这光明而又庄严的一切呢？

站在她面前的就是莫斯科的保卫者。在这些目前还完全不是軍人，却准备赴湯蹈火的可爱的人中間，在这最危險的日子到这里来参加工人营的那批最优秀的莫斯科人中間，她的女儿，她的瑪利娜也跟他們并肩站着，好象是同样的人物！